石鼓書院志

重修石鼓書院志補遺序

明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湖廣衡州府知府遷安裕居李安仁撰

予自業舉子時聞古湘東郡有石鼓書院云及由大理出知衡州殊愜夙抱政暇輒與二三僚友出王登眺得遍觀石鼓之勝慨惟前為

孔子燕居後為先賢俎豆地中有講堂兩傍有號舍歲月既久不無圮頹予乃命官葺治數閱月而工訖郡丞樂清雲橋張君存鉅別駕建德肖泉柯君鏵華亭莘洪顧君世家節推永平紫峯唐君守同展

禮畢予相告曰石鼓不鳴久矣後漢得諸葛亮大忠一鳴之晉宋之時得劉翼王應之遺愛一鳴之唐得昌黎韓愈文章一鳴之宋得徽國朱仲晦華陽張敬夫文肅黃直卿道學一鳴之其地遂靈書院之

名霅煜於天下載考流寓程允夫諸賢之有聲於石鼓也自三賢祠始名宦齋映諸守之有聲於石鼓也自二守祠始濂溪周公敦頤古今稱為絕學其有聲於石鼓嘗不下於唐宋諸儒而獨不得與鄉先

正李寛李士貞同一妥侑予謂升
歷代曠祀河南伯周茂叔當自今
日始既成禮復託鄉大夫心雪王
君大韶删繁舉要偉然備一郡成
書諸生藏焉修焉游焉息焉試取
通書太極圖一諦觀之則吾儒之

學問盡在是矣韓之原道黃之經解張之希賢錄朱之白鹿洞規先後其一轍乎在院諸生惟我與爾其共懋哉

下缺

石鼓書院志序

予家食時讀朱子全書知有所謂石鼓書院者有年於茲歲壬辰監閲承乏於衡政事閑暇一日同别駕東涯汪君往焉見其蠹朽傾欹將帖於地予因謂東涯曰斯院者盖以照前修而啓来學非遊亭眺榭之可埒也葺

之良不可後於是鳩工市木乃易厥
朽乃正厥欹藻繪丹雘煥然一新因
索院志考其顛末僅得殘本斷爛將
不可讀予閱其中紀載繁蕪淆亂無
次覽者病焉病斯湮息無傳矣因屬
東涯編次而將繡刻之閱月告成謂
予宜序諸首予考諸郡志書院之建

創之者李寬後踵而述之者李士真也夫二子者謂一鄉之善士非耶雖然其闢刱之初不過為習靜讀書之所養性淑後之謀耳因未必其聞於世如今日也自昌黎韓子表章之而名昉著宋張栻朱熹二夫子講道論學經遊於斯而張子手書昌黎之句鑱之

石以樹于亭朱子高弟黄勉齋文議
作置田畝焉自是書院遂盛傳於時
垂光於後歷千載如一日也夫以孤
石斷嶼之微剩山殘水之處一遺賢
人品題遊寓而名峻起草木生輝山
川改色何哉蓋韓子激薄振蘘而文
章為一代之宗朱張二子道德之美

漸被百世石鼓籍是為重與三大書院並稱不其然乎夫以今自規制完備視昔有加諸生麖業其中渢渢乎有庠序之徽子竊有告焉文章如昌黎則足以鎮群哇而壓輩囂矣道德如朱張則足以繼濂洛而泝洙泗矣夫是二者皆邈乎不可尚也然究而

論之天之生人一而已矣況文章為
道德之寓而道德實吾性中之所固
有非彌高極遠而不可致者也諸生
日處斯院誠能以昌黎為軌範去浮
靡敦本實而不失六經之本色仰朱
張而師法之誠敬入門踐履實地而
求闖東曾之門墻則十室之邑尚有

忠信百世之下安知不有振昌黎之
絕響繼米張之遺光出於其間而重
為斯院之焜耀者哉此予今日修葺
刻志拳拳屬望之心也諸生幸勉之
予將問業考德焉
嘉靖癸巳孟冬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衡州府事富順

周詔書

石皷書院志序

石皷有志不知創自何年至嘉靖壬辰始一修之而其志行亦不知壞自何年至萬曆巳卯始重修之而其志復嗟乎志之興廢道之顯晦時之隆汚為之也志豈可以易言哉盖嘗諦觀舊志詳於宦蹟而於人物則或有

所畧殫於詩文而於理學則漫無所
紀吾於臺山東涯二公有餘慨焉今
憲臺毅所先生黃公兵巡湖南奉
勑兼督學校登石鼓謁燕居堂拜三賢
祠下慨焉興思憫書院志缺爰命
庠校官托鄉大夫王君心雪校讐編
輯越三閱月告成受閱一過較之舊

志大有不倂焉者矣舊志有寓賢等篇而寓賢之教言則述自今日舊志有名宦等篇而名宦之教言則述自今日舊志有詩詩之以花藥鳫峰雜入者則刪之舊志有記記學田記沿革記注措記查覈等文則謹書而備録之宋綱大要具在目中而君子躳

行實踐之訓穀詩切焉詎曰志焉已哉雖聖賢之學當必由之以擴充而百世之下聞風而興起焉者未必不自今日之志始也鄉先哲李寬李士真讀書山中姑勿暇論即昌黎之氣節朱張之學問黃勉齋之造士作人固云照耀今古然弗得君子之表著

於前則鄉之後生將何所觀法雖日
游憩於斯何益哉矧所述教言又皆
近世名儒精蘊所發要非空談而無
補者儆惕人心俾知趨向此志之修
其功大矣雖歸之道之顯時之隆誼
曰不可哉不佞景仰下風樂觀其成
敢綴數語以告衡之多士云

萬曆己卯孟冬望日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知衡州府事建昌

熊煒書

石鼓書院志引

嘉靖壬辰西蜀臺山周先生服闋趨
拜衡州太守視篆未浹朞民安盜弭
物和政熙一日語諸生曰若知石鼓
之名世何書院也書院之名世何志
也志何史之支也志不作又將何以
隱括為一代之史乎乃以舊本屬予

校正而將翻刻之予為鼇湇訂舛芟蕪補遺又每彙項下提掇數語以表厥由庶幾成編將入梓或者曰書院非古制也蓋自三代以還學校廢道術裂於是經生哲士往往擇勝地立精舍集合同志相與講學衛道而書院始興焉若睢陽白鹿及石鼓尤著

驗天理之幾自覺萌動取舍始定於
內由是充之盡其量行之驗其可經
世淑民達之全其用斯爲學之道畢
矣諸葛武侯曰夫學須靜也非靜無
以成學晦菴嘗謂欲別求燕閒清曠
之所以共講其所聞雖若顔子亞聖
其發夫子敎旨亦在于退處之地即

是觀之則夫書院於學者體道觀心之助大矣而非羽翼學校所不及歟他日備職方氏之纂録以成一代之全史者亦未必無藉於斯也志豈無因而妄作讖茍徒糟粕夫經典騰理夫口耳呫呫功利罔知潜心聖賢之實學則斯院也信如風亭月榭而徒

導遊啓荒ㄖ志爲贅疣覆瓿耳或者

唯唯遂書其言以示刻志之由

嘉靖癸巳秋八月望日新安東涯汪玩

書于府署之秋水亭

石鼓書院志引

重修石鼓書院志題辭

歲己卯予奉

督學毅所黃公修葺石鼓書院志刷

久板模一日

郡祖裕居李公謂予曰院志繫一郡

大觀不惟鏝漶即文字題詠人物

無關書院者宜删公留心文藝再
成此美勿讓即日奉
德意去繁補要庶乎不甚紕謬若志
顛末則予前日之序詳矣時己丑
十月哉生魄野史王大韶書

石鼓書院志　三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衡州府知府遷安裕居李安仁重修

刺史大夫邑人　王大韶重挍

石鼓書院志首

石皷書院志上部

室宇志

大硎亭　小硎亭

人物志

鄉賢

李寬　李士真

寓賢

韓昌黎　周濂溪　張南軒

黃勉齋　朱晦菴　胡銓

吳與弼　葉豊川　程允夫

湛耳泉　蔣道林　周訥溪

陶省菴　王敬所　羅近溪

名宦

唐

齊映　宇文炫　言溫

鄗君

宋

劉沆　潘玗　宋若水

林栗　蘇詡　管鑑

薛伯宣　余琰　陳珣

周棟　趙

元

鄧大佐　王復　康莊

陳敬直　張珣　張珪

姚子微　伯顏九成　甄允中

郭宋道　沙班

國朝

史中　沈慶　翁世資

何珣　余敬　李畦

郭良　劉誠　柯漢

陳鳳梧　劉璣　邵遵道

喬瑛　鄧顯麒　汪滌

陳卿　周詔　孫繼魯

桂榮　潘九齡

石鼓書院志凡例

一地理人物註既俱於文集實紀中撥其大要以便觀覽舊志有止録姓名而無行實者其人品優劣之實漫不可考今亦存之而不敢去以俟后之博雅君子或有考索而為之補入云

一垂訓立教吾儒師範不可一日缺焉者石鼓與三大書院齊名而中間教法正所以省其言以為入道之本將疇依乎舊志獨詳黄勉齋程洵二子顛末似乎脫漏多矣今亦無所攷近成化弘治正德嘉靖以來湖南理學

彬彬稱盛肆録所見聞者以示將來俾知高山仰止之有所在而昌黎南軒晦菴諸先生之澤愈久而愈未艾也

一序記詩文各以類分而先后甲子不在所拘則揮毫攝管各攄所思無非取其誌焉耳矣雅俗俱勿之論

一黄勉齋舊志列在名宦中今改寓賢志者蓋勉齋先百世為後學景仰固在道德而爵位非所加也

一宋衡陽簿程洵新安人也為朱子門人潜心理學搆其齋曰道問學朱子懼其文雖為之改為尊德性齋其最

望於洵者深矣遊石鼓湘江有古詩并近體若干首舊志於其人與詩俱遺落未錄今增其姓氏於寓賢志詩於詞翰志云

一舊志備錄先聖四配歷代封誥及呂黎南軒晦菴三子之行實然先聖有專廟制誥在焉三子之行實各有世家行狀傳於世俱非書院可得而專也茲故畧之

一各文移最為切要關係匪輕如不釐正查清則書院之田後無所據將為豪右所奪漫無所稽矣督學穀所黄公考校之後首先移檄本府條答明白著為令甲以垂

永叉將來聞風興起續置院田再紀

一康齋先生吳與弼游衡館於西湖紫竹山讀書於譚氏家塾後復經過留題有詩詩云西湖曾住幾春秋書屋如今記舊遊禮樂不離方寸內咕伊長到五更頭天光雲影幾相泌澗兩山泉嗜自流一自宦游南複北却從圖畫寄綢繆

一澹菴先生胡詮西湖紫竹山駐跡讀書之地後人思之建有澹菴祠院

一趙忠定公汝愚流風餘韻蚤溢衡湘千載興思人人景

恭知府蔡汝楠闢地立祠

一李芾之忠輝映瀟湘雖與日月爭光可也衡人迄今祀之皆有功於名教有關於風化有係於士習人之大節無喻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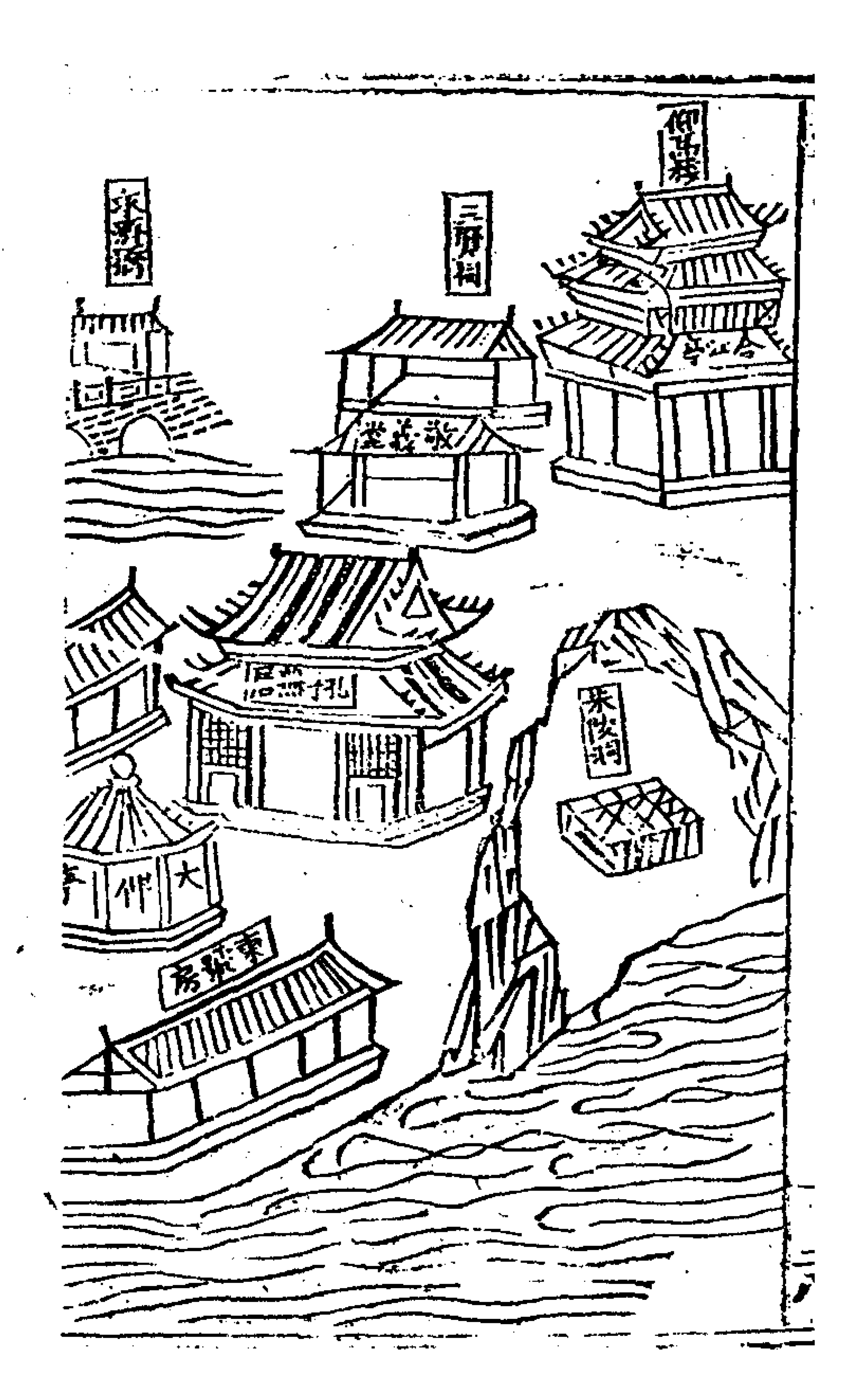
一書院置學田以備孔子釋菜之禮以給養生徒修儒學以妥孔子在天之靈以游息生徒良法美意其究一也

肆今諸記例得附書於志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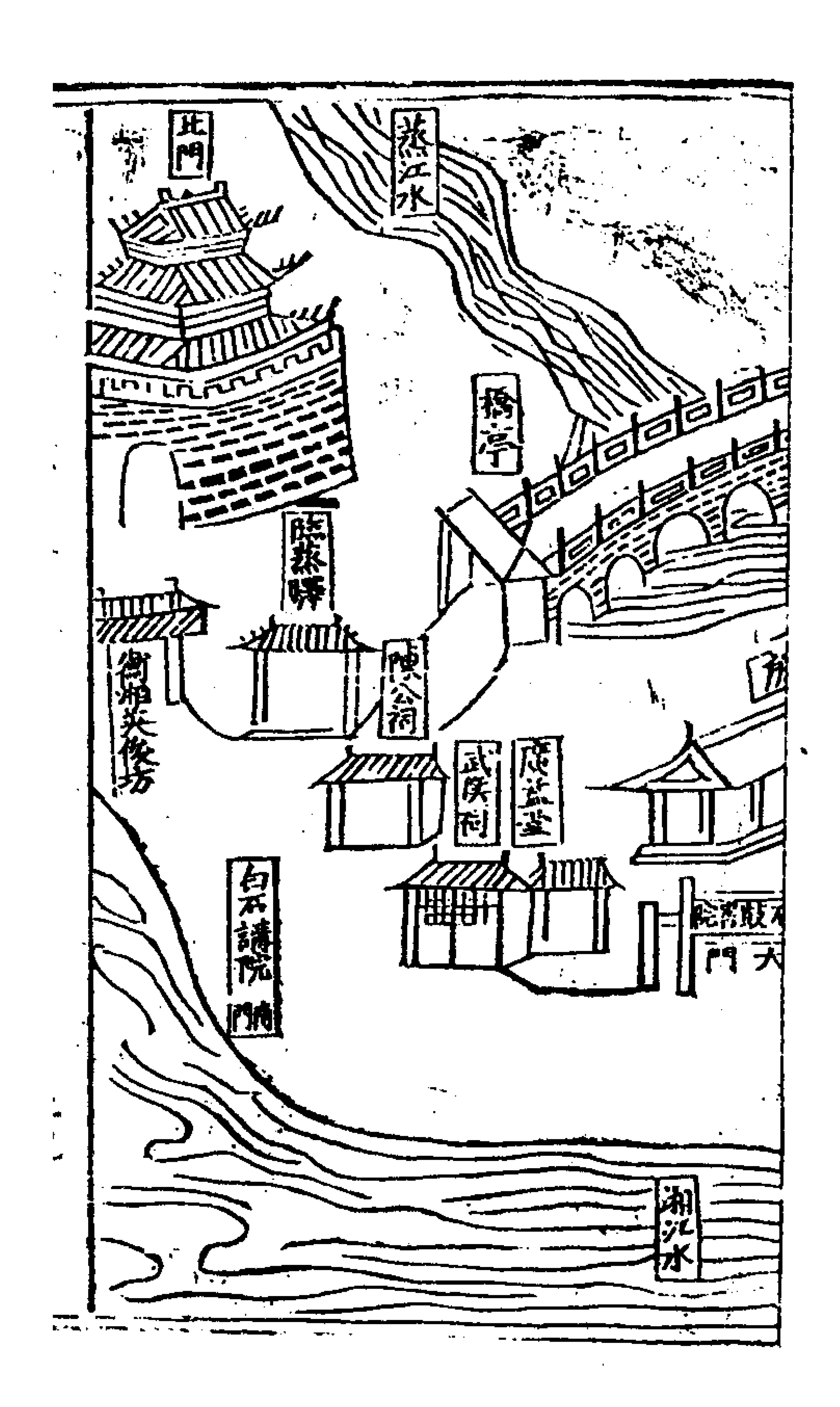
石鼓書院志凡例終

石鼓書院形勝圖

凡例後圖一



三賢祠
敬義堂
合江亭
孔子
大



凡例後圖

謄録生李命世謹隊

石鼓書院志上部

地理志

夫地者六陰所凝凡山川巖洞皆地也石鼓山因書院名世志之宜矣其他若蒸湘若巖洞崪嵂幽邃淵涵滄瀣可喜可愕可棲可游為詩增文苑之所抒揚名賢彥士之所駐迹皆不可無志也爰志地理

書院沿革

石鼓山據蒸湘之會奇特秀麗甲於荊南唐刺史齊映建合江亭於其陰元和間士人李寬乃始構屋於山之

頗讀書其中後叢又圯荒至宋至道間郡人李士真復即其遺址而重建之景祐間集賢校理劉沆以書院上請始賜額并學田與睢陽嶽麓白鹿並稱為四大書院尋廢賜田亦沒於豪右淳熙間部使者潘時復葺新之丈廣提刑宋若水再為創建時連帥林栗等歲捐金劃田以相之晦菴朱子為紀其事開慶己未阨於兵癸丑刑獄使余玠命幕屬拓故址新一復舊制時提學黃勉督出公帑易茶陵沒官田三百五十畝以給學徒元泰定間田為強僧所奪山長程敬直等赴訴僉憲張脛御史

伯顏九成州守張珣等克復舊物元末書院復廢而田亦無交矣

國朝永樂十一年衡守史中謀復舊業中歷憲副沈慶郡守翁世資先後協賛始克就緒至弘治初衡守河南何珣欽意修復始落其成正德丙寅關西劉璣來守茲土暇視書院以學宮雖設而來遊學者無棲身之所書院徒名藪然無弦誦之聲遂鳩材補葺增界而開拓之一時才俊儲養於此提學僉事廬陵陳鳳梧視學至衡亟加奬勵後鳳梧參政湖藩分守湖南慨以七無仰給

乃捐金買田若干畝繼而知府喬琪御史鄧顯麒僉事
汪溱副使陳鄉先後各規置田塘亦若干畝給養諸生

書院形勝

石鼓山去府治一里許右挹烝水左控湘江竒峯髙聳
隱然為衡之障蔽朱子云石皷據烝湘之會江流環帶
寔為一郡佳處後人又撮其竒特名為八景一曰東崖
晚日二曰西谿夜蟾三曰綠淨薫風四曰窺雪五
曰書聲晤咿六曰釣臺漁唱七曰棧道茗鐘八曰合江
凝碧

朱陵洞

在石鼓山後幽邃深黝俗傳與南嶽朱陵前洞相通旁

刻朱陵後洞四字

石鼓潭

在石鼓山東面湘水中深不可測俗傳爲蟄龍推石鼓

入水中即此處也

東巖

在石鼓山東北壁立數仞爲書院八景之一

西谿

在石鼓山之西俯臨蒸水夜月晚眺水天一色刺史宇文旟石刻尚存其八景之一

窊樽

在石鼓山西百步許石盤上六七區如盆碗之形冬雪積於中旬日不融八景有曰窊樽積雪

釣臺

在石鼓山後合江亭下巨石如槃上可坐數人遊魚出沒其下可以垂釣古刻釣臺二字

棧道

書院基址

書院基址開在石鼓山之陽東西衡得十餘丈南北從得百丈有奇上應翼軫之次下瞰蒸湘之淵回鴈峰拱峙於前祝融諸峰屏蔽於後環繞四匝勢若郛郭然

石鼓山

山在府治北其形如鼓屹立於蒸湘二水之間水經云臨蒸有石鼓高六尺湘水所經鳴則有兵革唐刺史齊映建亭於山之陽葱鬱秀麗為一方諸山之最

湘水

湘水在府城東源出廣西興安縣陽海山水經云陽海山即陽山湘灕同源南流爲灕北流爲湘東出海陽經全州東北歷零陵彎環曲折東流至石鼓山與蒸水相合北入於洞庭湖

蒸水

蒸水在府城北出寶慶邵陽縣耶薑山東流至舊重安縣南故零陵之鍾武縣水入瀉至臨蒸東流與湘水合於石鼓山下北入洞庭郡志云西俯臨蒸水氣如蒸故得名

在石鼓山之東小道崎嶇人每登臨須躡磴扳緣方可以進如蜀棧道然

合江

在石鼓山之陰蒸水出其左湘江遶其右至亭前合流而入洞庭故曰合江

流杯池

衛守柯漢乃於合江亭鑿坎以接山泉渟洄其中客至則流觴以飲如蘭亭然

室宇志

上棟下宇取諸大壯上古之制宮室有自來矣若石鼓
書院之創構及附近祠宇之建立或為聖賢遺像尸祝
之堂或為昔賢往哲問業講道之所又或為詩人游士
招尋哦咏之處而非尋常室宇可埒也咨可以弗志乎
奚志室宇

室宇

先師燕居堂

宋淳熙宋若水始建石鼓之陽以奉
孔子燕居之像後興廢不一入我

朝永樂江西史中天順莆田翁世資先後巡守於衢各戮力
修復至成化戊戌河南何珣復增崇其制首建講堂號
房各若干楹易祠為大成殿前為櫺星門左右為耳門
以通出入繚以墻墉規式始備歲久圮腐頹倒知府周
詔重加修葺輪奐如初且謂學校大成殿近奉
明詔改稱為廟不得仍襲舊號故易以今名

講堂

亦為何珣所建風雨飄薄圮壞幾不可支知府周詔謂
講堂為諸生會文論學之所義不可廢乃徹而重建之

規制宏敞硯昔有加外繚以土墻周圍若干丈而書院堂室始有關鑰云

敬義堂

在燕居堂之后東西號房之中嘉靖四十五年知府張

齊通判周宸山爲推官𥙷文化創建緣易文言夫子

有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之旨晦菴翁大書而勒石於學

因聖賢心法之精也因揭敬義以名堂俾藏脩於中者

顧名而思其義云

號房

成化戊戌衡州府何珣始建東西各若干楹名諸生入業其中今猶存

主静齋　臨東崖

定性齋　臨西路　俱知府蔡汝楠立

諸葛武侯祠

昔氏纂漢諸葛武侯左右昭烈明討賊之義期以興復漢室後昭烈收荆州侯以軍師中郎將駐兵臨蒸以督零陽桂陽長沙三郡調賦以充軍實州人慕其德建祠祀之年月漫不可考然即昌黎韓愈及刺史蔣防碑刻

觀之則祠當在唐時已建矣歲久圮荒宋乾道間湖南路提舉常平萬成象始按圖志搜訪舊跡而重建之南軒張子為之記在石鼓山之麓祠今存

廣益堂

在武侯祠之后面烝抱湘山川幽雅郡守臨海金立愛所創以聚八屬聽講之士後人思金公之遺愛遂即其堂以祀之至今牌位依然過者起敬

陳公祠

在書院之前武侯祠之右為兵巡道厯齋陳士賢並以

建永濟橋之功有防護書院之益是時衡陽縣尹郭文
爵亦與有專功焉

四賢祠

在書院講堂後舊祀韓昌黎張南軒二夫子後成化十
八年知府何珣為加營繕乃進晦菴朱子後萬曆十七
年知府李安仁同知張存鉅申文學道乃進周濂溪

朱陵道院

在石鼓山之旁久廢今社學即其遺址也

二守祠

晉劉翼宋王應之先後來守於衡俱有遺德及民歷久不忘宋淳熙十五年劉清之因民心所懷建祠祀之酒庫趙蕃為之贊嘉定十一年知州事孫德輿以祠宇湫隘弗稱乃相武侯祠傍而移建之今廢

白石講院

德清白石蔡公倡道衡湘斯文興起有繼往開來之功諸生朱炳如王大韶輩数十人聚財鳩工創立祠院前為講堂後為尸祝之所郡守金立愛亟助成之節推鄒覓置有祀田以世祀焉

合江亭

在石皷山陰蒸湘二水合流於前而北注洞庭貞觀刺史齊映始建後守文炫復增其制唐韓昌黎自山陽徙江陵與刺史鄒君會於亭上後寄古詩二十韻宋張荀軒刻石置於亭中天順間知府翁世資重建知府周詔葺繪而新之嘉靖丁卯推官蔣文化雅志韓張之學見其刻而愛之懼其將湮損俸命工復刊之用垂不朽復題匾于亭之上曰蒸湘會流以發合江之義云

仰高樓

在石鼓山之陰宋刑獄使余玠所建後廢成化間知府何珣重建歲久剥落知府周詔重為修葺𥙷繪焉

風雩亭

在石鼓山之陽宋刑獄使余玠命幕屬趙崇縢所建知府周詔重為修葺藻繪之

石皷書院志

人物志

稱之書院唐李寛嘗創之於前宋李士真踵之於後俱衡陽人也寔為一鄉之彥若昌黎韓子晦菴朱子南軒張子為天下萬古之所瞻依而非一鄉可專也然遺迹所寄高山仰止在後學自不能已矣其他宦遊於衡有德及民而役意斯院者法皆得書不可忘也纂志人物

人物

鄉賢

李寛

衡陽人自少業儒修身弗耀唐元和中愛石鼓山
峩起蒸湘二水之間明爽秀麗結屋山陽以爲讀
書之所於時郡守吕温常往訪之

李士真

衡陽人唐李寛創構書院於石鼓山歳久圮廢宋
至道間士真踵遺跡重建之以淑衡之後學自是
石鼓書院之名始聞於世

寓賢

韓愈

字退之唐貞元間為監察御史以上疏貶山陽令永貞改江陵法曹自郴至衡與刺史鄒史會於石鼓之合江亭留題古詩二十韻張南軒刻石置于亭中

朱晦菴

字仲晦號晦菴與張南軒同遊南嶽講道倡和間亦寄迹於書院成化年間郡守何珣創三賢祠像而祀之今存

張南軒

字敬夫號南軒宋魏國公浚之子魏國罷相居永州日往來省侍受學胡五峯

黃勉齋　註見凡例

程允夫　註見凡例

鄒守益

字謙之號東廓江西安福人由會元歷官國子祭酒登南嶽訪文定公遺址至書院和昌黎韻會諸生講論旬日學有本源聞者誠服復還岳麓二賢

祠於祝融峰之側

趙貞吉

號太洲四川内江人歷官司經局洗馬言忤當塗

謫廣右縣幕過衡會白石蔡公萬潭潘公講學石

鼓諸生多所啓發

井公亮

號蓮坪江西永新人由進士歷官郡守與東廓遊

至書院和昌黎韻同講旬日

湛若水

字元明號井泉廣東增城人由進士歷官吏禮兵
三部尚書登南嶽築井泉館作寓塚至書院與督
學應公會講

蔣信

號道林常德府桃源人由進士歷官督學副使遊
南嶽至書院會講著有講議上論與之德性和粹
允孚於人

周怡

號訥溪直隸太平人由進士官至都諫在

君隮廟時抗疏直言風裁凜凜過衡訪二守袁南江遊石鼓唱和與諸生曾喬米〻㝹如王大部輩議論辨難終日不輟

陶悅

號省菴廣西臨桂人由舉人教諭衡陽譎場官時聞王心齋講陽明先生之學至衡訓諸生惟此一大件間嘗與同志訓導彭潛攜童冠詠歌於石鼓之山

王宗沐

號敬所台州臨海人由比部遷廣西提學過衡登石皷訪朱晦菴張南軒講學故址夙志欲卜居於此後十年遷廣西布政遂搆會畺書舍於南嶽芜率峰中與諸生王大韶廖汝恒歐希稷楊三聘輩講明朱張之學大有裨益

羅汝芳

號近溪江西南城人由進士歷官叅政隆慶年間與太守李同野渭遊南岳劉太僕卿盤至龍爲集舍與易泉僉講訂日夕集後進諸生數十人校文

畋課稍暇即發明良知實踐之學切切肫肫講求

真實

名宦

唐

齊暎

宇文炫

貞觀中為衢州刺史多善政增修合江亭建東巖

西谿二亭

呂温

元和間為衡州刺史治有善狀時李寛創建書院

温嘗訪之

鄒君

衡州刺史忘其名昌黎從江陵會於合江亭有古

詩二十韻張南軒刻石亭中

宋

劉沆

集賢校理景祐三年以書院上請詔賜額并學田

而書院從此名於世與睢陽嶽麓白鹿等並稱為

四大書院

潘時

字德夫淳熙十一年始因書院舊址列屋數間榜以舊額將俟四方之士有志於學而不屑於課試之業者居之惜乎未竟而去

宋若水

字子淵因潘時故跡廣益之別建重屋以奉至聖先師之像且模國子監及本道諸州印書若干卷俾郡縣擇選清修之士克居其中

林采 連帥

蘇湖

管鑑

薛伯宣 俱使者以上四人奉金齎割公田以成宋

公之役

余玦

刑獄使下車按視書院撫穹石而嘆曰斯文之末

喪寧非天哉掃[illegible]更新豈不在我乃命幕屬趙崇

垿與山長李訪度舊址受成模斥錢粟以召工役

不數月燕居之祠會講之堂肄習之齋庖廚門

樹靡不飭然

陳珣

淳熙十四年以主簿權山長時衡郡大旱珣議曰

今之州郡即古之方國禮諸侯祭山川在境內者

山川之所以為神靈以其氣之所蒸為雲為雨潤

澤群物一不得其正則乾旱水溢為民疾疫苟為

民致禱宜擇其地徒謁道釋諸祠於理未安惟岣

嶁蒸湘邦之名山大川也宜建壇壝以祀果雨

周棟

元

鄧大佐　廣信人

康莊　盧陵人

王復　番陽人

陳敬直

新安人至元丙子来長是山因彌勒庄陸沉誓曰

所不復菸田有如二水閙者壯之致力三載始克

踐其言以復前田

張珣

河南人湘鄉州守時壟岩無賴僧妄爭哀鵲鄉彌勒莊相持日久張公閱素籍辯是非別情偽排前議之不公者一舉而正諸事遂定前田乃復

張珪

湘南僉憲時有欲以彌勒莊中分者公按巡蒞止諸生庭爭曰天下之事是曰是非曰非豈有中分之理公莞爾而領之議遂定如張珣所判

姚子徵

廉訪金憲書院田有在衡之新城者為豪右所匿在祁陽及衡山者利歸富室山長陳敬直發其事公主張綱維御史伯顏九成甄允中繼之憲使郭宋道閫帥沙班成之憲司知事李克温察院吏書王顯高絢贊畫於上總管楊倬知事趙礶奉行於下田遂滑白歸於書院

伯顏九成

甄允中　俱御史

郭宋道　憲使

沙班　問師

國朝

史中

江西德化人德安府通判永寧祐廣西公餘登石鼓書院歎廟宇傾圮題詩寓興復之意後果陞衡州卒踐前言重建書院在任九年吏民懷惠

沈慶

錢塘人以翰林博士擢湖廣憲副按部至衡謁書院見昔之新者舊植者傾暢然嘆曰茲非為政者

之咎歎遂檄推府余敬修理之

翁世資

莆田人由工部侍郎出守衢郡有惠政暇詣書院
見余公修理未就乃克任其事見櫺星門及大成
殿以妥
先聖之像搆書院以來四方之學者竪碑亭以處
先聖之封號凡百制度不取於民而用有足越歲落成
宮室之美殆非前日之比

何珣

字廷瑞河南羅山人由户部郎中擢衢州府知府以書院為先賢講道之所易故陽新修理大成殿露臺東西竪立號房以延來學之士書院規制視昔益加備矣

余敔

李眭

郭良

劉誠

柯漢

陳鳳梧

字文鳴廬陵人由庶吉士擢湖廣提學僉事辛未旋陞湖藩大參分守衡永析理兵農蒞政之暇益肆作興慨書院既立而無廩給之資乃買田若干畝備春秋祀享之費給生徒空乏之需以續黃勉齋之績

劉璣

字用齊陝西咸寧人由地官副郎任衡州知府興復書院砌補江岸增立號房選屬縣立志向上生

員入居其中

邵遵道

守兖臣江西都昌人由進士歷任衡州府同知作
興書院增選童生

李汝修雲南通海人由地官正郎擢守衡州府下
車之初崇重學校政暇輒視書院故者新之闕者
補之頽者易之惰者修之

鄧顯麒

江西奉新人為監察御史巡按湖廣至衡乃發囚
徒其贖罪折贓田若干畝入書院給祭諸生
汪濂
字汝眾徽州祁門人由夏官正郎陞湖廣僉憲分
巡湖南至衡由意書院僉諸生餼廩之未薄乃動
支官銀若干兩買田若干畝入給書院
陳卿
字汝忠四川儀賓人為湖廣副憲奉
命整飭郴桂衡永兵備治兵之餘乃敦文教餙祀人集

詠入官田若干畝入書院給養諸生

周詔

號瑩山西蜀人治衞雅尚儒術有文翁教化之風

嘗捐贖大典書院採葺遺稿重修石鼓志同時通

判汪東涯玩與有力焉

孫繼魯

號松山雲南雲南衞人由進士嘉靖年間以督學

至衡深憫學政疎闊人才放失爲惧謁文廟後首

先詣石鼓書院進諸生考德問業口誦六經如懸

河倒海流不可禦由是諸生奮然興起考校得人
人才為之丕變
桂棨
號近菴江西上饒人由舉人歷官御史代巡衡岳
雅意所向惟以養士為切是秋放榜所得人才皆
名世之英
王忏
號思質直隷崑山人由進士嘉靖年間為御史風
裁獨持按衡以禮教為先作養人才下車即考校

諸生送入書院給以學租鼓舞不倦

淄子正

字汝中號萬渠直隸六安人飭兵憲於衛振武修文公暇率諸生至書院講論經書會饌給券始終不怠

蔡汝楠

字子木號白石湖州德清人夷軒蔡公珣之子陽明先生之徒公暇每先朔望率諸生詣書院講論經書命題考課質疑問難隨叩而荅立有書院條約會長會副問德考業風聞鄰邦長永二郡諸生

及官師舉監皆負笈来學今以尚德知人之實畧考其驗於二十年之後者言之

先朝元老尚書王詔之祭田查復不遺餘力處士王世忠之孝行表之墓碣以維世教識曾探花於髫亂之年識欧進士於童生之日知人之哲頗有神鑒至於考八邑之德行而首先署之曰克遵家訓善爲古文諸子中如王大韶寸長片善亦亟有取焉

涉筆至此不覺泫然泣下

胡安

號樂山浙江餘姚人博雅好儒尤長於舉業加意
石皷書院每托節推胡公文手修治傾圮覽舍煥
然一新諸生文課人爲手改湖湘舉業一變而有
江浙之體裁
李初
號越涯江西餘干人由舉人陞仕衡州判清慎廉
勤志趣拳拳石皷與白石蔡公辯論經典抽尋疑
義引誘諸生多所開發
胡文孚

號雲野直隸休寧人由舉人為人伉爽志識不凡書院適當湮沒號舍無存公惻然在念奮力至今諸士有絃歌肄習之所伊誰之功也

游天廷

號行野福建鎮海人治郡清耿雅好斯文識陽覺於童蒙之年知毋氏守節有藥丸之苦毋哀之後果成令器不可謂無維風知人之明

汪克用

號瑶川江西上饒人由進士分憲備兵體統正大

其校士作人率以禮教爲先長厚之風尤足以敦

鄙寛薄

金立愛

號惺菴台州臨海人先嘉靖庚申洪水泛溢號舍悉圯壞頹沒㿅郡之日首先書院痛恤荒蕪肆力修葺又增立廣盈堂於武侯祠之後以處八屬来學之士考選童生入院亦與聽講朔望勸懲甚㪿

程秀民

號習齋浙江西安人由進士備兵湖南政尚嚴肅

祈至摘奸發伏介胄之家尤爲股慄獨於諸文學

士溫詞霽色接之盎如也雖塘報學田之納罔不

加意膺心

伊敏生

號山泉蘇州吳縣人嘉靖乙巳代巡湖藩按衛惘

書院荒蕪人才放失覈學田以給養生徒舉賢能

校官一員董治課業

胡堯臣

號石昇四川安居人由進士先守后巡任衡州

獨以為政率先風化不事操切而長厚之風被及
搢紳御史岳亭劉公高蹈家居嘗邀至書院講談
古今綽綽有古人之雅况

張一霽

號秉野河南睢州人由進士以部郎出守衡州貞
亮純慤無一毫時局吏態儼然儒者真可為學者
宗師有精鑒能知人首識鄧純臣於童蒙之時

周浩

號義所浙江仁和人由進士比至守衡以禮教為

先而德造並進以實踐為重而更老俱隆至與博士弟子員講貫則根極領要一皆切於身心又修頹葺圮漸以成功俾書院煥然為之一新

鄒崑

號玄圃直隸吳縣人由舉人司理衡湘有功學者置田以祀白石先生分俸出帑皆存於秉彝好德之心兩學景慕舉祀名宦祠中

姚弘謨

號禹門浙江秀水人由進士歷官翰林詹事以謀

宜左遷外藩先守永衡繼督學全楚駐節以來雅
意石鼓以興起斯文為念以振作士大夫為功維
乎有聖門禮讓為國之實心先是一分守公悞聽
左右不屑小官荅拜舊典一旦廢格不行誰敢復
為禀白適公以督學至聞之即差吏人相告謂荅
拜鄉官應稽舊例苟出正途安問崇卑郡佐州牧
員亦匪多其嘗守此未之或改士大夫聞之謂此
一節之小也公則開誠布公無纖毫隱蔽胞次規
模真天地氣象矣古人稱人師公之謂哉

黃希憲

字伯容號毅所江西金谿人由進士慷慨有大節

家居事母純孝立

朝盡心為國發之猷為悉本學術逢旱魃則徒步露禱雁

災祲則大雩特行四郊多疫市藥以濟之一塵烖火

躬親以弭之咨訪民俗聞漁溪王氏祠堂創自宋元

先朝有衡陽第一家之賜乃為文以表之咨訪先哲聞白石

蔡公表王孝子之墓乃為文以旌之其挽田古道類

如此

李安仁

字體元號裕居遷安人由進士大理寺出知衡州勸學興禮愛士重賢蒞任之初即加惠石鼓書院濂溪周子道學文章之宗特舉奉祀與晦菴南軒昌黎諸公同堂共享俾鄉之後學知所矜式

黃齊賢

字仕思號玉渠浙江山陰人由進士筮仕衡州推官嚴慎修絜獨於學校陰加培持之力刻有墨卷宦中槁散石鼓諸生為舉業繩尺

張存鉅

字子卿號雲橋浙江樂清人由舉人歷任州牧来貳衡郡多惠政敬禮鄉賢而於石鼓諸彥有文行者特加隆焉

元應祥

字善善號鳳岡浙江烏程縣人選貢判衡州清操氷蘖五年如一日長於舉業多士咸賴校文攷課之功立有尸祝牌位刻石表思與郡守張公一齊周公浩胡公安通判李公礽節推舒公化邑令丁

公一敬張公襄皆有大造於書院者今過廣盂堂
儼然如見其容儀

趙世卿

號南渚山東歷城人由進士筮仕衡州推官與郡
守恒所艾公可乂同心共濟治尚嚴風俗凋倒以
法懲創一時學校丕新人人爭自濯磨興仁歸厚
稗益於書院者嗶如也待鄉賢者舊十年之後雖
歷中外入台省猶惓惓不忘古道足以風世

艾可乂

號恒所直隸上海人由進士守衢訟簡刑清以寧靜為本郡堂終日晏如也惟於學校加惠每課期輒與郡判西蜀嵒蓉素公羅項郡推山東南渚公趙世卿設粥飯以示優異始終如一焉

熊煒

號震泉江西建昌縣人由進士以寺正擢衢州守慷慨持大節清操不滓立政惟勤禮遇縉紳恩推學校一切典章率由恭謹戊寅春水漲橋圮泛溢瀰漫石鼓谿岍盡失保護公即出帑極力修砌輿

梁徒杠亦王政之一端也校士掄文之暇與一二僚友撫景唱酬感今思昔有古人之風雅云

王京

號咸虛上高人由進士遷衢州貳守風度襟懷飄然有仙風道骨之氣長於吟咏雅愛石鼓山政事清暇即偕僚友賓客賡和往還以紓寫一邦鉅麗郡憲翼雲公吳之鵬獨持風裁壁立千仞洗冤澤物廳事儵然公秉閑與之連轆緩步徜徉於蒸湘合流之上清才絕唱人皆仰之拱若雙璧然者至

其一塵不染素若書生餘姚陳公有手之苦節諸
艱歷試勞於轉輸光澤黄公文魁之盡瘁其才其
守皆克咸焉

陳觀

觀小憇浙江餘姚人兵備分廵政尚平反教人以
禮為先待士獨加德恵歲時飲鄉先生於石數欵
洽不减於前道金豊村李五石潘萬渠李晴川諸

姜廷瑤

公之禮數至於舉人讌集尊酒論文深夜不倦

號北泉山東掖縣人以兵憲專鎮衛永紀律峻整
嚴明武弁落膽文班股慄諸士子得以潛心靜養
者皆雞犬不鳴地方寧謐之功也

孫應奎

號蒙泉浙江餘姚人由進士嘉靖年間為湖廣提
學按衛首先德行行冠禮竹射禮與白石蔡公講
論石鼓刻陽明先生傳習錄教諸生踐履實學勿
為口耳空談

管大勳

號慕雲浙江寧波人由進士翰林給諫擢憲副督
學湖南風俗歸厚人材丕變每詣石鼓講究六經
刋有四書三説士大夫及兩學諸生立有生祠在
儒學之右
李燾
號斗野廣東河源人由進士以部郎出知衡州留
心學校立有會長會副諸生五經四書時義親加
點閱去後諸生思慕立主尸祝在石鼓前諸葛武
侯祠之廣益堂

邉維垣

號少徵四川彭縣人由進士分廵湖南適嵩門姚

公楷學至衡與之盤桓台啟講道浹旬不廢至於

愛惜人才折節者彥流風餘韻猶溢搢紳

房楠

號練溪河南汝陽人以兵憲分廵湖南言懿行直

接人渾是一團和氣初遇士大夫即如素識然每

於永濟橋因漲修葺有防護書院之功

樓澂

號梅江直隸寧國府宣城縣人德性冲容明雅鄉大
夫一見知其為君子下車之初談及學校意津津如
也令終有假信然哉

石皷書院志上部

述教志

夫德行本也文藝末也不有先覺誰啓后人矧理學淵源續千古不傳之秘而人文宣朗肇三湘濬發之祥迪正道而教化爲先崇正學而風俗斯美爰志述教

述教

寓賢

鄒東廓先生語石皷諸生二十五篇

王敬所先生主靜訓語一篇

名宦

蔡白石先生答問二十六篇

黃穀所先生訓義十二篇

寓賢教言

鄒東廓先生語石鼓諸生

蒸湘之水交流左右滔滔然晝夜不息也其可以識性矣諸生信人性之必善如水性之必下乎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水萬古此人世恒患是古非

今殆未之思耳水壅其性則唐虞有洚水人壅其性則唐虞有共𩂯古今不相懸也善學者自去其壅自復其本體而已矣濬畎澮以距川決九川以距海其神禹治水之方乎又曰鯀之治水也壅之禹之治水也達之其得其失水無所庸其力也學者之治水欲壅則壅欲達則達滑决之機在自己掌握中而往往背禹而趨鯀將誰執其咎

又因論水流而不息也問及學而時習之旨蓮坪子曰此指心之本體而言使學者自驗其力也人心

元自說理義元自杂善不倦元有快足不學則本體窒矣時時習之便自有見聖門弟子有自視聽言動時習有自出門使民時習有自立與在輿時習造次顛沛無時非學無時不習君子而時中時習之功也不然如水也壅而不達哉

逹坪子犖悔菴翁亢近高明嬰兒大人之箴為諸友規東廓子曰二三子亦知嬰兒乎嬰兒之戲也嬉尻石擻泥沙至呼之飲食愀然而不樂此無他其志溺也宮室亭榭田園輿從自識者視之與尻石

泥沙幾希而舉世營營胥溺焉是孕順嬰兒而衛墻大人也二三子其忍安之蓮坪子又曰後生識淺昧於體有貴賤有小大天地間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誘引便動不覺入在時俗籠絡中不如是喚醒安於凡近者多矣學者能不徇時俗便有進步處

世之謂聖人為不可為者其以衡山為不可升乎謂聖人為易為者其以衡山為一蹴可登乎衡山雖高有足皆可登縱強弱多寡未之能齊使能立必

登之志則日就月將會自有至時然登之亦有次第由岳廟躋集賢峰過南臺歷坐庵度竹仙橋卄湘南寺始至上封若上峯而倦亦無由觀日臺酌雷池徘徊祝融頂上石矣故謂聖不可為與為聖而易者均未免於自欺

自欺者其驕泰乎自慊者其忠信乎聖人之好學非於忠信有加也能不失其本體而已矣故庸德有未信庸言有未謹終於龍德剛徤中正有未純粹與慥慥本體尚隔幾層故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

餘不敢盡兢兢業業一派源流便是聖人慎獨工

夫

東廓子嘆曰愼獨之學其貫動靜而不息乎川上之
嘆其聖門無隱之教乎天德王道要在愼獨其程
伯子善發聖藴乎未發已發之分其亦異聞乎川
之貞流也日之貞明也天之貞運也果孰爲未發
孰爲已發乎故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曰君
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揭
於穆不已純亦不已之敎率乎

諸生問曰聖學若是其一也何以有未發已發之言

曰聖門嘗釋之矣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

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

諸生謂體用有二時寂感有二地乎戒慎恐懼便

是慎不睹不聞便是獨故曰無須臾之離將奚分

於動靜予嘗為友人大書慎獨二字援筆而嘆曰

從真從心即是慎矣獨也者真心寂感之幾也故

除却自欺更無病除却真心更無學

東廓子嘆曰世之喪其真也其襍於世味乎聲色則

襍貨利則襍趨位則雜吹吹然如病狂出奔而罔顧其家齊也二氏救之以清淨寂滅之說將以求眞也而盡屏外物亦過矣故嘗為之說曰物交物逐逐不知節流俗所以溺人近也惡物牽已從而脫離之異端所以倚虛寂也不離於物不逐於物兢兢業業以大公順應焉是為聖門致知格物大中至正之矩學者欲息雜以反眞其亦審所趨避已乎

又曰學之弗誠也其有所待乎或待於交則必為交

滯矣或待於事則必為事滯矣或待於時則必為時滯矣予自辛巳遊武功與二三子有衡山之約蓋二十餘年矣今春冒雨戒行衆議沸能沮甫三月而償夙願焉若一有所待又成畫餅矣緒山錢子在青原王生鑄問曰待文王而興是亦豪傑也而曰以凡民則不興者當入何等科級緒山善點化人徐答曰千病萬病只在一待字上待文王而不出豈不誤了一生於時在坐者咸惟然有省三三子悅周公仲尼之道其無使陳良專美於前[illegible]

諸生問致知格物之與曰吾知其同不知其異也吾得之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爲民秉彝之全體也反身而誠其安而格物者乎強恕而行其勉而格物者乎子臣弟友庸德庸言至於相顧而慥慥便是聖門致知格物以日用工課自其慥慥謂之誠自其肫肫謂之仁自其生生謂之樂均之爲明明德

逍坪子曰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人於物理見不透徹總是本心尚未廓清昭融復得本來高明廣大處

東廓子語同遊諸生曰吾之茲遊也其有悟焉悟哉藷之不盡焉悟意見之不同焉南岳之圖祝融直岳廟之上而石鼓岳麓儼然東西對峙也及升南臺歷湘南躋上封以登峰石九數曲折竟弗覩岳廟而岳廟亦弗覩祝融也泝流而上百伍拾里至石鼓沿流而下二百三十五里至岳麓其遠邈懸矣然畫者雖有巧思亦未能盡也故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自南臺升者則稱南臺自方廣升者則稱方廣各以此意見互相低昂非所見不真也甚

見不周也故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

智

又曰鄭道鄉之直諒以謫也長沙守臣逐之而岳麓山僧列炬冒風雨迎渡焉有甕無甕之別一哄可悟矣臺築於南軒名於晦翁匪直為道鄉將以表忠節樹風化也臺廢久矣誰續二公之績者

語易生學曰古之道無一人而不學故自天子至庶人皆以修身為本無一時而不學故自富貴至患難皆素位以行乎富室也當羅穀時不高時價而

貧者思以賙之即糶糴是學當放債時不遺時禁
而貧者思以捐之即放債是學當納粮當差時不
稽官限以貽撻辱於鄉里即納粮當差是學予行
有一命之寄矣存心愛物必有所濟即一命是學
又曰無欲者其戒懼乎虛者其中乎直者其和乎明
通公溥其位育乎無欲者非自然而無也對有而
言之也有欲則意必固我種種為病不論忿懥好
樂皆非天德不論親愛賤惡皆非王道故不明則
暗不通則塞不公則側不溥則偏其於範圍天地

曲成萬物不可同年語矣白沙子之詩曰一語不遺無極老千言無倦考亭翁語道則同門戶別君從何處覔高蹤二三子楚之秀也覔蹤先哲以自醫而醫天下其亦審其門路乎

又曰善學者其猶病而求醫乎善教者其猶醫以療病乎諱病而忌醫是以身為仇也療病而不得其方是以人命為試也予之鄉先生有越和緩而繼岐黃者子知之乎學聖一篇揭一者無欲靜虛動直為要與戒慎恐懼中和位育千載一脉彼以訓

詰以詞華以比較異同以摹擬事功皆疲精竭神
非攝生引年之方蓮池大師嘗言知得病使不病二
三子其究病之源
又曰死生之故微矣生之言醒也不聞道術而宜於
得失眊眊乎若醉且夢也蓋世之宅其生有四而
視人之生亦有三峻德克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命
曰長生臨淵履冰以葆天真命曰葆生仁義紛華
隨波以靡命曰浮生敗禮敗度若持斧伐枯樹命
曰戕生蒙休被渥圖以身贖而弗得也命曰榮生

毒痡腥聞慶然號喪偕亡也一命曰辱生聞而悲之
曰是可以為善也惜其未澈也命曰悼生二三子
其敬擇之
聖學之篇以一者無欲為要曰是希聖希天徹上徹下
語罔遊於逸罔淫於樂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古聖
精一克一工課猶惻惻勸規如是吾儕自省何似
而依違逸樂貨色中不猛省刷將無以挨於凡民
安望與千聖同堂兩儀並位乎故不從無欲而學
終不足以全歸無忝之貞近謁蓮華基宿鬱孤祠

汗背竦髮思與同志服膺之

因搆居室於此學有微省也一瓦闕則為雨穴一葦闕則為風竇一磚闕則為鼠雀牖吾輩欲致廣大卻忽精微庸德庸言敢於多少放過甚懼風雨鼠雀之壞廣居也書以自箴遂貽同志

桒桑老儒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而日月擲人終曉不靜此其志將以何騁必有惻然而不容已者吾儕安安而居于于而來與此老輩竟殊科況於發憤如孔孳孳如孟又安可同日語乎歲晏

春初勸[illegible]文明共訂除舊布新之策李繼虞尚佳
竟

志於富貴則敗度敗禮不足以語功名志於功名則
求可求成不可以語道德志於道德則居廣居立
正位行大道達則為伊周[illegible]則為顏閔何嘗無功
名何嘗不富貴[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道德則播間醉飽祇
為妻妾之泣功名[illegible]於道德雖一匡功烈童子
且恥稱之故學者莫先於辨志
學者果有真功求仁之志則知善必遷知過必改雖

黙檢未及猶可以無悪若立志不真則多少容隱
縱悪強加修飾終未得為寡過故聖學以慎獨為
敬率
古人從氣質偏處變化今人從氣質偏處充拓溫以
療直栗以療寬無虐以療剛而無救以療簡具見
唐虞醫案否則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終不免有蔽
故自易其悪自至其中不論病症淺深舉歸太和
乃是濂溪傳千聖學正脉
古人以心體得失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為吉凶

作德曰休作偽曰拙方見影響不爽奉身外物事事整飭而咎家身心先就破蕩不祥莫大焉故脫去凡近以造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喚醒來學趨避關頭

為善而舜為利而蹠出門跬步便是萬里程途今指舜為師則夔然不敢當以蹠為歸又艴然不肯當不舜不蹠中間豈有駐足處故喻義喻利剖剥深痛聽者聳然至于垂泣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斬截

支離葛藤

多聞擇善而從多見而識猶在支派上點撿須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端本澄源自闡自見故裁成天地輔相萬物千枝百派皆從中和深行乃是學術王覇訣竅予與二三子登涉名山景仰先哲尚夙夜顧諟明命無負此生不然則此關尚未決破何以安身立命

王歉所先生復王大韶主靜語一篇

予入粤道衡叩君靜坐之處乃臨水為園有閑闢迹觀之趣因以靜問予謂主靜立極說自周子中

間大異佛氏亦無復有倚著之防自後徑捷之户
始孅此為未恊而稍驚於憧憧徃来矣有口蓮花
終是別人活計君試於園中静坐一二年試察而
體省之有滑與否有病與無如病人嘗藥其甜與
苦入口而知之矣他日當以報僕於南岳山中再
論可也君今將入安福問學於東廓先生請以予
言質而正之

名宦教言

蔡白石先生義訓九篇

問曰濂溪之學倡於湖南其太極一圖圖畢易畫未發之蘊與

荅曰自來聖賢言精一執中言建中建極言克己復禮言止至善言中庸無非盡性之學性如是則學亦如是法無二故也孟子繼聖賢之後見當世之不識性者多矣故特申性善堯舜之說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堯舜與人同然此學晦蝕而小成苟安功利之習陷溺千載漢唐以下所稱善良多由伯局何者不識性故也周濂溪先生生千載之下特倡絕學見功利之餘語事而遺[illegible][illegible]始談道而迷其統紀講學而失其淵源彌縫湊泊

終非本來故本道德性命之摠名即人心本體所以明
斯道之傳聖學雖晦尚知尊經易為五經之源易理之
真原謂之太極今發明之伊川先生檃括易理以示學
安不過一畫圈即一畫也至虛而至實故畫至實而至
虛故圈自上及下大本達道自然之機徹上徹下率性
修道必至之學真大易之妙蘊而性善之真傳也
問曰無極而太極或疑非周子之言何與
荅曰無極而太極有宋大儒不免有此疑問不知太極
者易理之真則易本無體中庸之始於不睹不聞終於

無聲無臭即此指也而或謂老氏緒餘由不識巳性故
妄生疑惑耳自周子一言之後則崇有崇無為過為不
及皆知為吾道障緊而人心自此可正邪說自此可闢
周子功當不在孟子下也

問曰太極所以有動靜何與

答曰太極者極至之謂不可加損之本體也然太極只
是個動靜而陰陽之外亦別無太極唯其理至極故機
不得不動動即陽氣之流行而太極所為也使非太極
則機之所向或有留滯惟動者太極之所為則不得不

靜靜以止動而陽氣之宅也故言靜唯以止動爲陰所以息陽而天地一陽之氣容不復動乎動靜陰陽耶自然之妙用而見太極之真體所謂體用一原者也然自所見言之由動靜別陰陽非兩不足見一實豈有二乎哉

問陽稱變陰稱合者何與

答曰陰陽非對待之謂也故圖陽不局於左陰不局於右陽稱變陰稱合易之所謂錯綜變化主流行曰變主欽合曰合合者所以合變然易言四象八卦圖言五行

事物象卦不外於天地五位相得有合之數而言凶大業孰非二氣五行相生之至於不可窮者乎

問曰前言五氣後言五行者何與

答曰五行之理五德五聲五數皆此理也二氣之中藹然而發生本之意也爍然而宣著火之意也硜然而堅實金之意也悠然而渟流水之意也確然而敦實土之意也始於水者陰陽之大分始於木者陰陽之順布其生成之分非截然有次也太極動靜之机自微而著先微而後著故次第言之先五氣氣也者氤氳而不可見

若也後五行行也者流行而不可已者也其實一太極之所為也

問曰無極以何而真二五以何而精所謂妙合而凝者果理氣合一之說與

答曰大易只說形而上下本不言理氣焉得有合一也無極之真以太極而真也故語上而非無二五之精以太極而精也故語下而非有至無至有至妙而合日用流行皆太極之寓五材既定各一其性萬物之源本凝極以生故妙合而凝妙合五者而凝也

問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性原有善惡與

答曰陰者陽之分也而陰常不足惡者善之流也故惡非本體而亦不可不謂之性惡從亞從心猶言非初心也即水之流而濁也非水之源也然不可不謂之水陰陽一氣善惡俱性故學者在察其端而率其本性為聖賢任性為小人人之所以有任性者神生智而形用神神為形役則任性而流人之所以能率性者神生智而神用形神以主形則定性而安此致知之學所以不可以不講也太極本體不添一物惟機不得不動囿於形

者遂於動上分善惡而吉凶悔吝萬事不齊

問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定者果以理定

氣之說與不及體智而言中正仁義者何與主

靜之說與老氏執認方體者不同何以為毫釐

千里之辨與

荅曰所本有者太極之善也所本無者惡也故定者理

勝私也何謂理中正仁義是也若曰以理定氣則一陰

一陽之謂道氣何定之有中發而為仁正守而為義感

於物而動發其未發之中於是惻隱之心形焉仁也陽

之發而生也雖動於欲而止於太極之理欲而無欲無可羞惡義也陰之正而合也正義即智與知理之所在也中仁即禮神主人克己復禮也謂之主静人生而静天之性太極之體也若老氏以闔為闢以與為取名曰虚無實落方体與主静之學相去千里矣

問曰太極全書與孔曾思孟相為發明有功末學者果安在與周子接孟氏不傳之緒湖南為周氏首善之鄉試詳言之

答曰聖人主静立極而善惡之分者純乎至善萬事之

言者定於至一無慾可易而自至其中亦惟秀而最靈之所為也秀而最靈聖人之所以與人同而主靜之學聖人之所以與人異主靜即他日一者無欲之指不靜則不能正動莫見莫顯而動於私邪則不能定性不能定性安望其立極乎人本靈秀自異於並其二氣五行本然之妙謂聖凡之有異不可也故聖人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同体主靜而全此太極也君子修之因其至靈之知而體此太極也聖人君子至之一也斯其至矣此指太極而言要之會太極莫先於審動靜以知陰陽

而剛柔仁義即此理也先言中正仁義引易止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即性之欲義即無欲故也修之之法在於五性感動靈而獨知處擇其端謹其微以要其極語事者於此乃知本始語道者於此乃有統紀語學者於此乃悉淵源故太極之書濂溪所以上接于聖而括相一至善之指下開來學而洛陽定性即動靜俱定之意關中西銘即太極萬物之原可謂擇焉而精語焉而詳無復餘蘊惜哉知德者鮮而濂溪之學尚鬱於湖南首善之鄉雖然焉知無豪傑之士承當此學因與諸生

詳言之刻置石皷書院與說經劄記祭者未始不有所得

黃毅所先生訓義八篇

予謬以疎庸塵途奔走夙夜矻矻聖道罔聞殊負此生也適叨湖南校文之責乃稽往牒摘其平昔有關於身心者裒錄之以為多士告用代韋絃之義同志者尚期朝夕省覽之或亦小有補云

一曰立志為學須先立志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昔陸文安公自孩童時即問天地何所

窮際視宇内事皆吾分内事范文正公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己任肆是超然默契道妙相業輝映簡冊凡以真有求為聖人之志也故曰真志一立匹夫莫奪真金入火百煉不渝當世心學可謂大明矣然為士者多溺於辭章訓詁或紛於富貴功名異言淆真珷玞混玉師之所敎子弟之所學凡皆無求為聖人之真志是以士習日壞風俗頹靡可勝悼哉夫學者之志於聖人之道也猶饑者之求飽寒者之求暖今天下欲飽者必擔柴運米求食以充腹者衆矣豈

肯自誘而弗運矣乎欲暖者必績枲織蚕營衣以禦寒者衆矣豈肯自誘而弗績弗織矣乎顧於聖人之道則誘而弗求志之不立惑滋甚矣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聖學必先於志志既定則自立以至於不踰皆是此志結果世人有志於富貴者有志於功名者千百計以求富貴功名之必得使移此志以求道德何患仁不可求又何患義不能喻志固足以帥氣志既立則自家做得主張外物不能搖奪苟一放倒則百事都做不成多士生當

聖世漸濡德化皆當先立此志以求必至於聖賢而后
已若真志不立而惟搬習舊套因仍怠惰以為謀利
之端而曰吾學在是矣是殆所以自悞也戒之慎之
二曰立敬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威孔子曰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敬者聖學成始成終
之要也吾人為學必須常將此心收斂於規矩準繩
之中一毫不敢怠忽顯如大庭廣廈隱如暗室屋漏
大如蒞事臨民小如食息起居以至對妻孥待朋友
處常處變雖酬酢萬有不齊而吾所以主之內者一

敬以直之故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勿二以二勿參以三戰戰兢兢履薄臨深之謂矣噫夫茲意也豈易言哉今觀爲士者蔽目欽手則曰吾敬以靜坐也而不知其方寸營營奔馳於千里之外擎拳曲跽則曰吾敬以事上也而不知其諂媚側態貢希世聚寵之媒皆非自然之敬也要之只在此心常存惺惺之法而無一毫私意參其間焉夫然後以之事君則忠以之事親則孝以之酬酢萬變待人接物數收臨民凡事皆得其理聖門修己以敬安人安百姓之

道皆從此出焉千聖萬賢之要訣也否則毫釐之差
千里之謬把作操持愈失遠矣可不戒哉
三曰求要陽明先生曰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
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
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
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者也孟氏所謂
學問之道無他求放心而已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
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
辨者辨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

理故心外無學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壅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剛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爾矣此教人為學至要故曰為學當尋個真太陽太陽太陽即吾心也太陽一照而魑魅魍魎潜消不敏願各士共勉之

四曰會講夫為學須要切已體認凡聖賢千言萬語只替我說得方便有益且如講求仁章便要真個求仁講喻義章便要真個喻義講不憂不懼便要真能不憂懼講不愧不怍便要真能不愧怍如此方不是一

場說話蓋為學之道只在此心上照管六經俱以印
證此心孔子曰學之不講必先之曰德之不修又必
繼之曰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學之講曰德曰
義曰不善而已記曰講學以耨之耨者農之去草也
講學以耨之所以去人欲存此心之天理爾又曰君
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蓋德性不可不尊德性由問學
以尊之而已廣大精微也高明中庸也故與新也厚
與禮也皆德性也致與盡也極與道也溫與知敦與
崇也皆問學也皆以尊德性也學於古訓期有獲也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也古人講學固非世俗之所為也世之訓詁辭章以繫不知心為何物不知所講讀者為何事故曰讀得三尺不如行得一寸今庠序之士讀書豈止三尺一句一字不曾行得下手作文時語仁義則祖堯舜矣語功業則尚三王矣語道德性命則師孔孟矣上下古今出入聖賢三代以下人物便鄙之不為其所行事與所作的文章所講論的書全不干涉此是學者大病痛吾與多士當共猛省之只一句或一章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五曰舉業聖賢之學致道而已子夏曰君子學以致道文章乃其緒餘蘊之為德行發之為文章豈有二哉會講不外六經聖人以吾心之理說之於經經非外也吾以此心之理稽之於經心非內也國家以文章取士非求之外也謂其根於心也文章即德行也今之為文者謂聖學妨舉業之功乃不求之於心為巧掇造化之術騁剽竊撏撦之能以售技藝以謀利達焉爾及其一日之長徼倖進取則舉業即為無用之物矣國家以文取士先資其言以觀其行欲兩得之

為士者舉業時是一段工夫做官時又另是一段工夫殆兩失之矣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本之文也聖學所謂文藝也又曰有言者不必有德無根之文也今世所謂舉業也有本之文不飾而華無本之文求工愈拙學者苟能真立求為聖賢之志將六經語意悉以涵養本心則和順積中英華發越以之而敷演於文藝之間自然親切有味可愛可傳是致道不惟不妨舉業矣苟用我則堯舜其君堯舜其民非徒言之實允蹈之舉業心學夫豈有二哉或有問於陽

明先生曰為學以親故不免於舉業之累先生曰以
親之故而業舉為累於學則力田以養其親者亦有
累乎又曰十日之間七日學道三日治舉業謂之不
妨功是又岐道與舉業而二之且三日身心置於何
處苟其心致道也終日舉業莫非德性也苟不致道
也終日講道莫非口耳也舉業致道一事也舉業中
切己體認便是致道便是心學何待於深求哉
六曰惇行孝弟忠信士人之美節禮義廉恥立身之大
閑昔顏子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伊尹耕於有莘之野

樂堯舜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其
志行卓卓真超絕古今百代之下孰不歆艷近如吳
康齋陳白沙二先生挺然振拔流俗以斯道自任故

應聘

天朝光賁竹帛豈二跣有求知於世耶凡以實德修
而名自隆也今之為士者輒嘵嘵曰吾今講學為聖
賢矣夷考其行則皆弗如其言外竊聖賢之名內存
盜跖之心可概也已願諸士子黜浮以實剗偽以誠
凡孝弟忠信必求踐其實一毫沽名無與也禮義廉

恥必求踐其實一念虛假弗存也入無心非出無巷
議庶幾愷悌君子而顏尹吳陳之芳躅可踵矣今隱
於山林岩穴者豈無其人乎其碩見之而爲之執鞭
也語曰流芳百世曰壽淂志一時曰妖可不慎哉
七曰慎習家語曰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
其香者與之俱化也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
而不聞其臭者亦與之俱化也諺曰蓬生麻中不扶
自植習之有關於身心也大矣可不慎哉湖南岳麓
降靈蒸湘會碧又爲諸賢講誦之地士之漸漾餘風

宜亦久矣乃者人鮮洗濯俗崇浮靡為士者一登黌序即盛張傘蓋招搖街市甚則三五成群挾制有司又或身充里役包攬錢糧以致各屬逋負甚多此豈多士之所宜有哉要之皆氣質之偏而習染之積也薛文清公曰輕當矯之以重急當矯之以緩褊當矯之以寬躁當矯之以靜暴當矯之以和麄當矯之以細察其偏者而悉矯之久則氣質變矣斯言也有味哉願多士三復此言於夜氣清明之時試一思之必有面赤心熱者在矣脫去凢近以遊高明潇灑積習

以來新得是在多士自勵而已否則國憲攸存予不敢汝貸

入曰繼功夫爽志立矣而功或不繼則亦終於半塗而廢也孔子曰學而時習之天有四時春也繼之夏矣秋矣冬矣而又春以繼之也日有十二時子也繼之以丑以寅以至於亥矣而又子以繼之也天何嘗有一息之間哉學之時習何以異於是大抵天道不已是剛健中正純粹以精人之心即天之心亦純粹以精有一毫人欲則此心便一毫有息有息便有間斷

此心純乎天理如天之心則自無息無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此是時習悅便是自慊蓋爲學要剛毅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其精神意氣何其亹亹奮發此便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純一不已聖人之所以爲聖也聖人者道之至也至於聖人方是致道多士其毋半途廢也

石鼓書院志上部終